



群众演唱公刊

一颗红心

(评剧)



群众演唱丛刊

一顆紅心

(評劇)

山西省臨猗縣眉戶劇團創作組編劇

魏榮元 李梓厚
劉慶棠 高玉峰 評劇音樂設計

北京出版社

1965年

群众演唱丛刊 一顆紅心（評劇）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（北京东单西裱糊胡同甲51号）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95号

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850×1168 1/64 · 印张：2 10/16 · 字数：65,000

1965年11月第1版 196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5,000册

統一書號：T10071·747 定價（5）0.22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出評剧是根据同名眉戶剧整理譜曲的。生产队的模范飼养員許老三精心护养一条久病的大黄牛。队长田明却主观地认为病牛已不可救药，主張卖掉。許老三为养好病牛，从家里装来一袋谷子做飼料，反而被富裕中农潘发家誣告为偷了队里的飼料。田明不調查研究，偏听偏信，撤了許老三的职务，牲口交由潘发家代管。夜里，許老三惦念病牛，去給病牛送米湯时，发现潘发家偷了那袋谷子，当場同他进行斗争。田明终于在事实面前認識了錯誤，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。

剧本热情地歌頌了貧农飼养員許老三，一顆紅心为集体，坚决維護集体利益的高貴品质。

为了便于演出，书后附有全部唱腔曲譜。

人 物

許老三——五十余岁，貧农，某生产队飼养員。

三 嬸——四十余岁，貧农，社員，許老三妻。

田 明——二十七八岁，貧农，某生产队队长。

田 秀——二十岁，田明的妹妹，回村中学毕业生，共青团員。

潘发家——四十余岁，富裕中农，社員。

第 一 場

时 間 一九六三年春季。

地 点 山西南部某农村。

布 景 舞台右侧是一个生产队的饲养室；台左是幼畜的牛栏，后有盛草的小房。

〔幕启：愉快的音乐声中夹杂着大黄牛、小骡驹的叫声。许老三手提汤罐、竹篮上。见骡驹跑出来，许老三急赶进牛栏。〕

许老三 哈……你跑出来干啥？嗨！回去，快回去！哎哟！小家伙还踢哩！哈哈！（大黄牛叫）来啦，来啦！

（唱“曲一”）

大黄牛，把我望，

时刻不让我离身旁。

二虎子用牲口太魯莽，
不小心把它的胃口伤。
三个月不干活淨疗养，
草料不能好好下肚腸。
試过两三遍，
只能喝米湯。

今天看来就比昨天强，就比昨天强。

〔牛叫声。〕

別叫啦，来啦！来啦！

〔許老三下，三嬸上。〕

三 嬸 （接唱）我老汉为病牛日夜忙，
吃頓飯他也不肯离馬房。
近来这几天，
他飯量大增长，
一頓飯就能喝一罐子湯。
吃得多来，可不見他胖，
眼睛紅来臉焦黃，
真叫我好奇怪。
心里胡猜想，

担心他受劳累把身体伤，把他的身体伤。

他爹！（发现许老三用汤灌牛）哎……你怎么拿米汤灌牛呀！

〔许老三上。

许老三 嘿嘿！你不知道它有病，草料一点也不能吃，要不灌点汤，那还受得了！

三 嬸 你呀！

（接唱）要想给牛把汤灌，

就该和咱们队长谈。

领来小米我烧汤，咱情愿，

你不该饿着肚子将我瞞；

你的身体不似从前，

叫我时常替你把心担。

为救它把你的茶饭减，

难道说牛比人还值钱。

许老三 你放心吧！我自己还能受饿吗？这几天我是试试它能不能喝汤，要是行，再向队长要小米。

三 嬸 是呀！这工是工、商是商！豇豆一行，茄子一行么！我就見不得这馬虎事，吃亏便宜倒沒啥，公私咱要分清哩！

許老三 对对对！你説得对！哎！他媽！你来看！你看咱这大黃牛舌头舔的，头儿点的，就好象是感謝你哩！

三 嬸 去你的吧！就会想着説。（看牛，高兴地）
咦！他爹，看来大黃牛就比前些日子好得多了。

許老三 那当然啦！他媽！你看这个小家伙长得
多快呀！

（唱“曲二”）

看見它我心里欢喜舒暢，
看見它我渾身上下增添力量，
但愿它們快成长，
把队里畜力早加强。
三年后生产队大大变了样，
騾馬成群粮食堆滿仓，堆滿仓。

三 嬸 看你想的多美，我看你对小牲口比对你

的儿女还亲哩！

許老三 嘿！你算說对啦！你先看这小牛犊，生就一双大眼，脊背象个案板，前山高，胸脯寬，毛細色黃滾 軋圓，长大了力大无边，喝一声就能曳倒泰山。你再看这騾駒子，渾身无杂毛，好似浪里蛟，白嘴头，白眼圈，四只銀蹄賽碗碗，头大，項寬，胸闊，腰圓，从头至尾，沒有一点毛病。拿句文明話來說，这就叫：“高标化”！将来长大了，套上胶輪車，拉起双鐮犁，过去一陣風，好象拖拉机。农忙咱們种庄稼，閑了套車去赶集，看电影，瞧大戏，保險人人都滿意……

三 嬸 唉哟！行啦！行啦！看把你高兴的，真是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！

許老三 哎！这不由我嘛！

（唱“曲三”）

过去苦和难，

时刻記心間，

年年月月日盼夜又盼，
想买牛比上天还要难。

三 嬸 說的是呀！

（接唱）提起解放前，
穷人实可怜，
要不是土改把身翻，
連一根牛毛也摸不着边。

許老三 （接唱）如今有吃穿，
飲水要思源，
王支书鼓励我好多遍，
貧下中农事事走在前。

三 嬸 你說得对呀！

許老三 走，帮我鋤把青草。

〔許老三、三嬸下。田秀手拿镰刀，边擦汗上。〕

田 秀 （唱“曲四”）

太阳下了山，
社員都回还，
下午割回来草一担，
为牲口吃好把力添。

三叔！

〔許老三、三嬸先后上。〕

許老三 啊！田秀，你是送草来啦？

田 秀 嗯。你去称称吧！

〔許老三下。〕

三 嬸 田秀！

田 秀 哎！三嬸！

三 嬸 今天又割的不少吧？看！沾了这么一身土，来，我给你打打。

田 秀 三嬸，你又给我三叔帮忙来啦吧？

三 嬸 噢！刚和他鋤了一点青草。

〔許老三上。〕

許老三 田秀，草是七十二斤，又嫩又干净，没有一点土，你真行！以后不要挑这么多，小心压得不长个儿了。

田 秀 不怕！

三 嬸 这丫头真象她哥，干什么活，都有那股子蛮劲。

許老三 是呀！她哥不论干什么都是好样的，可

就是性情太急躁，看人不看心。当队长时间不长，工作还缺乏经验。田秀！你以后还要好好帮助他哩！

田 秀 嗯！（过去看牛）哎！三叔，你把床摆在槽前干什么？小心着了凉！

三 婶 他陪牲口睡觉嘛，要不然他就睡不着！

田 秀 人家都说我三叔爱畜如子，真是名不虚传，称得起是这个！（翘起大拇指）

三 婶 再别夸奖他啦！

田 秀 三叔，你说咱这大黄牛能治好吗？

许老三 当然能治好。

三 婶 你三叔可把它当宝贝哩！他说将来还指望它下牛娃哩！

田 秀 那太好了！三叔，听人说，你接槽的那年，槽上的牲口不大壮实，自你喂养以后，都很快健壮起来，这几年又添了牛犊、骡驹，成绩可真不小呀！你得给我说说经验，以后我给你当个接班人。

三 婶 他有屁经验，还不是胡碰哩！

許老三 你三嬸算說对了，就是沒啥，要叫我說，这又不是描龙綉凤的細活，只有一条，“多操心”就行！

田 秀 可总得有个門路呀？

許老三 那当然罗！人常說：“牛要滿飽，馬凭夜草，喂牲口沒巧，手勤就好”；“寸草切三刀，爱吃肯上膘，夜添三遍草，頂喂二斤料”；“先喂干，后喂拌，經常給牲口加点盐”；“草要少添，要勤添，拣去杂物吃着甜”；“牲口怕吃露水草，空肚子飲水可受不了”！还要讲究那三不、六淨、四勤、五……

三 嬸 算了！算了！看你三叔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說起来沒个完，好象个說书的。

〔大家都笑了。〕

〔潘发家上。〕

潘发家 說的怪熱鬧。三哥！明早給个牲口，把我那点自留地耕一耕。

許老三 发家兄弟！馬上不行啊！

(唱“曲五”)

实在没法抽畜力，
队里耕地正紧急，
你再等几天，
农活忙过去，
誤不了你的下种期。

潘发家 (接唱) 誰能和你来相比，
事不关己不着急，
你一年几次得奖励，
工分頂上全劳力，
你是不指着自留地，
光外快你就够富裕呀，
哎哎哎哎哎哎哎咳哎哎哎咳哟。

田 秀 (接唱) 收入多少靠劳力，
你說的这话有問題，
多劳多得难道說不合理？
有意見你向队长提！

許老三 (接唱) 开口就是自留地，
光为自己不相宜，

是社員就應該為集體，
要懂得大河水滿小河溢。

潘發家 不給就算啦！說這些漂亮話干啥！哼！
不要啦！

許老三 發家你……

三 嬸 （扯許老三衣角）他爹！
〔田明扛糧袋上。

潘發家 哼……（欲下）

田 明 哎，這是怎麼回事？

田 秀 哥……

許老三 田明，是這麼回事……
〔田明放糧袋。

三 嬸 他爹，你……

許老三 我咋啦！你回去吧！

三 嬸 唉！（白了許老三一眼，下）

田 明 三叔！到底是為了什麼？

許老三 （指潘發家）他要用牲口耕他的自留地，我
說這幾天……

潘發家 （假裝平靜地）三哥！你說不行咱就改天

嘛，这还值得……

田 明 哎呀！春耕这么紧，你怎么能先顾自己呢？

潘发家 对！对！那就缓上几天。

田 明 三叔，这几天赶着翻地，大青骡、小红马的活重，得多加点料。这是我由保管那里领来的豌豆。

许老三 嗯！这是多少？

田 明 三十斤，喂完了你再去领。

〔许老三欲搬粮袋。〕

田 秀 三叔，让我来搬。（搬粮袋下）

田 明 发家叔！别发愁，社员的自留地，都要按时种上哩！我早考虑过啦，你放心吧！

潘发家 是是是，队长！我知道你对社员关心着哩！

田 明 哎！三叔，病牛还是那个样子吧？

许老三 好得多啦，田明，你看！

（唱“曲六”）

大黄牛病势已好转，